

武俠

寶劍金釵記

全

第二十回 陋巷殘花淒涼驚宿夢，塞風傲骨慷慨却癡情。

第二十一回 飛駒寶劍星夜出都門，素鳥青衣風塵尋夫塔。

第二十二回 提刀闖宴泣訴真情，走馬離京死生酬義友。

第二十三回 碧血銀槍將軍遭暗算，蓬門病榻魔手碎殘花。

第二十四回 義憤護殘花人飲恨女，寒宵憐薄命腸斷金釧。

第二十五回 揮刀縱馬快女殲強徒，正色直言貞婦負惡閻。

第二十六回 寒夜揮刀羣身懸草賊，狹心垂死教語寄深情。

第二十七回 血淚刀橫春宵驚慘劇，心精淚盡風雪別孤都。

第二十八回 風雲變胸情傳結怨，江湖驅衆盜使女施威。

第二十九回 道真真驚言掛賊夜，刀背書寫門起復。

長篇武俠小說 寶劍金釵記

王度廬著

第一回

銀髯鐵臂老標頭隱居
美景芳村小俠女救父

河北省(昔稱直隸)，南控黃河，北依燕山，東面是一遍汪洋的渤海，西面則是縣互數百里的太行山，山上並有偉大歷史遺跡的長城，當中是一遍廣，的平原，沙河滹沱河，永定河等幾條大川，就在這廣大平原的胸膛上奔動着。由於地理的形勢，可知古代燕趙等國，是何以能在此稱霸王雄，而北京又爲什麼能作數百年的國都了。此地人民，生性質樸，講忠孝，尚義俠，重然諾，善武技，所以唐代的魏徵曾說：「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而屠沽市井之中，也有肝膽相照的美談。這完全是歷史與地理環境所造成的一種民風。本書所說，就是直隸省鉅鹿縣，在明清時代出了一位老俠，此人始命名維遠，年紀有六十多歲了，自幼學得一身超人的武藝，十八歲時就人了道，隱居江湖，保標各地，曾折服過許多江湖豪強，作過許多慷慨仗義的事情，江湖上的人，都給他一個綽號，叫作「鐵翅鵬」。後來他年紀老了，人家就直呼他爲「老鵬」，俞老標這人，很喜歡，家這樣的叫他。本來俞老標頭是給北京泰興標店保標，泰興標店因爲有他這麼一個標頭，生意興隆，經營了二十多年的好生意，稱爲京中頭一家標

店，到了四十餘歲時，俞老標頭不願與人作計，就回到家鄉鉅鹿，開了一家雄遠標店，他這標店也用不着許多標頭，若是應子買車，只是在車前插上他的標旗，標車的夥計帶上他幾張名帖，便無論走多遠的路，也是毫無舛錯，因此他這標店很得一些客商的信任，十幾年來買賣也非常之好。可是有一次，俞老標頭忽然單身到了一趟河南，去了有一個多月，由河南一回來，他就把夥計們全都遣散，標店的招牌摘下，從此歇業，不再保標，俞老標頭爲人也比早先變得更爲和善了，並且輕易也不帶出門，一般認識俞老標頭的人，都在背地裏互相談論，有的說俞老標頭的標車在外面出了事，他栽了跟頭，又有的說他在外面一定是作了什麼犯法的事情。可是自從雄遠標店歇業以後，至今五六載，既沒聽說有人找俞老標頭，叫他賠償標銀，又沒有官人來捉他，可見一般人對他是妄加猜度了。俞老標頭的鬍子是比早先更白，可是身體却比早先更爲硬朗，每天只在清晨提個書眉籠子，到茶館裏找熟人談天，少時就回到家裏閉門不出，俞老標頭家中的人口也很簡單，只是老妻劉氏，和女兒秀蓮，住着自置的幾間瓦房，這時，鐵翅鴉俞老標頭之名，已漸不爲人所注意，可是他那個女兒，俞秀蓮姑娘，在滿城裏却沒有一個人不知，因爲俞姑娘實在太是美麗了，聽說她身材不高不低，十分窈窕，瓜子臉兒，兩隻水伶伶的眼睛，不笑時也像帶着笑，櫻桃小口的兩旁，陪襯着兩個笑渦，雖然脚稍大些，但掩不住二八芳年的處女風流，因爲俞秀蓮姑娘生在標師之家，舉止未嘗不雅，不似一般書香之家的小姐永遠不出閨房，俞秀蓮家中沒用着婆子丫環，買針買線總

他自己出門去叫貨郎，因此就時常被觀見她的芳姿，那些看過她的人，只要是個年輕的

人，就莫不魂銷心醉，腦筋裏留下不可消磨的美麗印象，自然，有不少當地的富家公子，輕薄兒郎，對秀蓮姑娘就懷着野心，可是又曉得這位姑娘的父親，就是那號稱鐵翅鵬的俞老標頭，誰敢因為要接近這一朵鮮花，去惹那老鵬的鐵翅呀？秀蓮姑娘貌雖風流，但性極端淑，輕易不用眼睛看人，每日除了從母親做些針黹之外，便隨她父親學習武技。這時是正月中的天氣，忽然有俞老標頭的師姪金鏢郁天傑，從河南彰德府來到鉅鹿縣，特地給師叔拜年。俞老標頭留他在家中住了兩天，叔姪二人說了許多話，郁天傑走後，俞老標頭就彷彿十分憂愁，像有一件很要緊的事，却不能對老妻和女兒去說，到了晚間，把大門關得特別地嚴，並囑咐老妻和女兒說：「從明天起，外面若有人打門，你們不許去開，非得先告訴我，才能開門。」秀蓮姑娘聽了，很覺得詫異，便問：「爸爸，爲什麼事，要這樣小心呢？」俞老標頭彷彿很煩惱的說道：「你女孩子家，不要多問！」秀蓮姑娘的父親，向來沒這樣厲聲說過她，當下她便不敢再問了，老標頭又把壁上懸着的一口鋼刀摘下，鏘的一聲，抽了出來，這口刀作深青色，老標頭用過他二十多年。這口刀也喝過幾個惡人的鮮血，可是現在老標頭已有好幾年沒有用他了，拿在手中顛了顛，覺得有些沉重，老標頭不由長歎口氣，自言自語地說道：「到底我是老了，逞不得強了！」說到這裏不禁想起，自己快到五十歲時才生了一個孩子，還是一個女兒，雖然也跟着自己學了一身的武藝，可是到底不中用，假若秀蓮是一個男孩子，那何至於自己憂煩，想到這裏，感覺到老境的淒涼，不由又歎了一聲，他的老妻劉氏，跟了俞老標頭半輩子，常常見他丈夫有時自己對着自己笑，有時自己連聲歎氣，所以如今對老標頭

這樣的舉動倒不甚介意，可是秀蓮姑娘却沒看慣她父親這樣難過，當時芳心十分難受，用眼看了看她母親，只見母親依舊近着燈光在縫衣服，並不問父親是因何這樣，秀蓮不由就落下幾滴眼淚，雖然再不敢向父親去詢問，可是心中也略略的明白，想着大概是父親在外有什麼仇人，現在那仇人必是要來報仇，所以前天他去傑到這裏來，一定不是專為給父親來拜年，必是把仇人要來報復的消息，告訴了父親，所以父親才這樣小心謹慎地提防着，秀蓮姑娘似乎猜得不錯，當夜她父親果然沒睡好覺，到半夜裏還聽見他的父親在牀上歎氣，那口鋼刀在老標頭的枕頭旁邊放了一夜，次日一清早，老標頭就在院中耍了一趟刀彷彿是練習的樣子，秀蓮姑娘在屋裏梳着頭，隔着玻璃往院中去看，只見鋼刀颯々的響，寒光隨着老標頭的身子繚繞，煞是好刀法，可是老標頭這趟刀，練了不過一刻鐘，就收住了刀勢，臉也紅了，頭上也流下汗來，口中喘着氣，吹得雪白的鬍子亂動，秀蓮姑娘的眼淚不住亂滾，由鏡裏斜看着，見門帘一啓，母親進屋來了，秀蓮姑娘趕緊用手巾擦臉，又擦了些胭脂，就把淚痕掩去了，當日老標頭也沒到茶館裏去，畫眉掛在簷下，不住唧唧噥噥的亂叫，老標頭也彷彿沒有聽見，只是背着手，揚着頭在院中來回的走，像思索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似的，當日老標頭精神極爲興奮，只要聽得門一響，他就先回到屋裏拿上刀，才出去開門，俞秀蓮姑娘也不穿素日的肥袖衣裳，只穿着練武藝時的那身窄袖窄襟的青布短衣褲，時時抬頭凝望着她閨房中壁間懸掛的那一對雙刀，心說：只要父親的仇人來，不用父親自己動手，我就非要跟他拚命不可，也叫父親曉得曉得，他老人家不是白白的把武藝傳授給我了！他父女這樣小心防備着，

可是一連過了十幾天，一點事也沒有發生，更沒有什麼陌生的人來找俞老標頭，這時秀蓮姑娘才算放心，可是又憂愁父親也許是有了輛經病，本來是一點事也沒有，他老人家自己這樣疑神疑鬼，未必不是舊日受過什麼刺激，作過什麼虧心事，到了現在才這樣的，此時老標頭見無事發生，一切舉止也就恢復了往日的狀態，每天早晨照樣提着畫眉籠子去茶館，在家中跟老妻和女兒照樣有說有笑，彷彿他的心裏，已再沒有什麼恐懼似的，一連又過了一個多月，這天是三月清明，按照習俗，家家要到祖塋上焚紙掃墓，俞老標頭把他早先手下的一個夥計，名叫地裏鬼崔三的人，找來給看着家，俞老標頭雇了一輛騾車，秀蓮姑娘和她的母親坐在車裏，俞老標頭跨着車轅，這輛車就出了巷口，順着大街，往北門走去，走在大街上，有路過的熟人，看見車上掛着燒紙和金錢紙等物，就向俞老標頭哈着腰招呼道：「俞老叔上墳燒紙去嗎？」俞老標頭在車上含笑點頭，說：「可不是嗎！」同時，路過的人，自然難免要往車箱裏去望，那位本城的絕色美人兒俞姑娘，就穿着淺紅的衣裳，像這三月開的桃花一般的坐在裏面了。出了北門，順着車轅往東去走，俞氏的祖塋在北門外東北方面，約有十六里路，所以騾車也得走很多時候，此時遍野麥苗青青，村舍旁桃花向人露着笑靨，黃的，白的，小蝴蝶在野草野花之間飛舞，溫軟的東風撫着人的臉同手，秀蓮姑娘在車裏嬌聲呼道：「爸爸，你瞧，這麥苗兒都長了這麼高啦！」俞老標頭漫答應着道：「真是的，今年一定是好年成。」說話時他却眼望着那麥田之間無數的累累的墳墓，有的墳上堆着燒過了的紙灰，有的墳旁還有穿孝的人哭泣，俞老標頭摸摸他那被春風吹得亂動的白鬚，心中發生出一種莫明的

悵惘，彷彿感覺到他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恐怕過不了幾年，也就要長眠於地下了！這時秀蓮姑娘心中的感想，却與她的父親不同，她却對這新垂絲的綠柳，才開放的紅桃，和這遍野芳菲，心中發生無限的青春快樂，那位老太太像是個木頭人，她坐在車的最裏邊，什麼也不看，什麼也不想，只盼着快些到了墳地，燒完紙回家，好去拆洗她那件衾衣，車走到下午一時許，就到了墳地，俞家累代都是以武藝謀生的人，沒有什麼顯赫的人物，所以墳地上不但沒有一座碑，連一棵樹也沒有，秀蓮和她母親下了車，俞老標頭帶着她們，按着每一座墳都叩頭燒紙，然後又到在附近住的看墳人的家中，歇了一會，喝些茶，吃些粗點心，然後又坐着車往回裏去走，車走了五六里地，已然遠遠望見鉅鹿縣的北門城樓，這時忽然面前來了四匹馬，第一匹黑馬上是一個年有二十多歲大眼睛，紫紅臉的年輕漢子，來到俞老標頭的車前，就喝道：「下來，下來！」俞老標頭這時臉上已然變了顏色，那四個人全都下了馬，各自抽出一口明亮亮的鋼刀來，那紫紅臉的人，對着俞老標頭冷笑說：「到了今天，我父親的大仇可算報了！」說時一齊上前，要拉俞老標頭下車，俞老標頭想不到如今竟遇着這事，如今帶着妻女，手中又無兵器，可怎麼辦，正要跟他們講幾句話，這時忽然秀蓮姑娘由車裏鑽出來，向那四個人連連擺手急說：「你們先別動手，我問你們到底是爲什麼？」那四個人看了看秀蓮姑娘，就向俞老標頭說：「嘿，你還有這麼好模樣的女兒，俞老標頭把秀蓮護住，向那四個人怒斥道：「你們先退後一步，我就下車去，要殺要砍隨你們！」但那四個人那裏肯聽這話，有一個黃臉膛的掄刀向俞老標頭就砍，秀蓮姑娘突然跳下車去，把那持刀的手腕

托住，很快的就奪刀在手，她把鋼刀騰空掄了兩下，逼得那四個人不得不退後兩步，這時俞老標頭在車上叫道：「秀蓮，快把刀給我！」那三個手裏還有兵刃的，那容秀蓮把刀遞給她的父親，就一齊掄刀來砍秀蓮，秀蓮姑娘掄刀如飛，五六下，就一刀砍在一個胖子的背上，胖子哎喲一聲躺在地下，秀蓮姑娘敵住那兩個人，這時俞老標頭也跳下車去，由那受傷的胖子手中奪刀在手，掄刀過去，一面與那兩個人交戰，一面急急的說：「秀蓮往後去！」但是秀蓮姑娘的鋼刀，寒光飛舞，正敵住那紫紅臉的人，那肯退後，俞老標頭與一個有黑鬍子的人交手，那人敵不過俞老標頭，轉身就跑，此時那紫紅臉的人反倒落得人單勢孤，一口鋼刀敵住俞老標頭父女，雖然他武藝高強，但也難以取勝，這時道旁聚了許多行人，齊呼道：「喂喂再打就要出人命了！」可是都因為被他們的刀光把眼睛弄得繚繞亂了，誰也不敢近前來解勸，那三口刀又交戰了十幾合，這時忽有一個少年，由人叢中跑過去，手持一口寶劍，把俞老標頭父女，和那紫紅臉的漢子，三口門得正緊的鋼刀分開，說道：「別動手啦！別動手啦！有什麼話對我說。」那紫黑臉的漢子，正喜有這麼一個人從中解勸，他趕緊收住刀勢，退後幾步，不住的氣喘吁吁，他那張臉此時就像燒焦了的茄子一般的又黑又紫，這時趕車的人才從車裏頭鑽出來，俞老太太還是不住的打哆嗦，那兩個跑了的匪人，又走回來由地下把他們那背上挨了俞秀蓮一刀的同伴拉起，這時二三十個走路的人，齊都過人，有人認得俞老標頭，就說：「俞老叔跟姑娘受驚了！」又有人說：「把這幾個強盜綁起來，送到衙門去！」俞老標頭一面向衆人拱手道謝，一面說：「不要怕他，他們不是強盜，却是跟我有仇的人，冤

家宜解不宜結，問問他們若也是不願打官司，就嚇他們去吧。」這箇那三個片揸着一個受傷的，提着兩口刀，牽着四匹馬，什麼話也不說，就往北走了，這裏的人，有的看了俞秀蓮一眼就走了，有的就問俞老標頭跟那幾個人有什麼仇，有的就不住稱讚秀蓮姑娘的武藝高強，那剛才給勸架的提着寶劍的少年，也問俞老標頭與那幾個人爭鬥的原因，老標頭却向那少年說：「我是以保標爲生的，闖了半輩子江湖，自然難免與人結仇，所以今天才出了這事，幸仗閣下從中給勸開，不然一定要出人命，其實打官司我也不怕，不過我老了，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說時，又叫女兒向衆人道謝，秀蓮姑娘把兩隻手攔在前胸，向衆人拜了拜，然後就上車了，俞老標頭也向衆人拱手，遂就跨上車轅，趕車的人揮動鞭子就走了，行路的人和那少年也各自走去，俞老標頭的車進了城，回到家門首，俞老標頭先叫秀蓮姑娘攙着他母親下車，叫開門進去，然後俞老標頭開發了車錢，手提着奪來的那兩口刀，也進了門，崔三迎而問道：「老叔回來了！」俞老標頭答道：「回來了，累你看家！你先走吧，回頭把孫正禮叫來。」崔三答應一聲，用眼看了看老標頭手中提着的那兩口鋼刀，就出門走了。老標就親自把門關好，並用一塊大石頭把門頂住，就進到屋裏，秀蓮姑娘趕緊給她父親倒茶，俞老太太就問剛才到底是怎麼回事，那四個人爲什麼那樣的兇，俞老標頭長長的歎了口氣，說：「等我歇一會，我再告訴你們！」遂把兩口刀立在牆角，坐在椅子上，不住地喘氣，秀蓮只想聽她父親說那四個匪人的來歷，問道：「爸爸喝茶呀？」老標頭從望兒的手中接過來茶碗，喝了一口，便女着秀蓮姑娘說：「今天幸虧有你跟着，要不然，我非遭仇人的毒手不可！」

秀蓮姑娘聽父親稱讚了自己這句，又回想起將才那樣緊急危迫的情形，心裏一陣難過，眼淚滴滴的落下來，老標頭從來沒哭過，但此時他也不禁落下幾點老淚，又歎了口氣，便向女兒說：「在六年以前，那時你已十一歲了，大概你還記得，我會到過一趟河南，從河南回來，我就把標店收了，再也不作買賣，我和今天那幾個人的深仇大恨，也就是從那時結起！」說到這裏，眼淚越發像湧泉一般地流下，帶着淒慘的聲音說：「你有一個何二叔……」說話時用手指了指靠着桌子正擦眼淚的老妻，說：「你母親見過他，名叫寶刀何飛龍，在年輕時與我是最好的朋友，那時我們都在北京作標頭，我在泰興標店，他在保安標店，沒事時我們一同飲酒，一同談天，真如兄弟一般，可是他這個人武藝雖然高強，心地也不錯，只是太好女色，時常勾引良家婦女，我勸他，他也不聽，後來因為結識了一個婦人，與另一個男子爭風吃醋，他動刀把人殺了，幸虧我幫助他三十兩銀子，他才逃出北京，奔到河南，在河南聽說他當了幾年強盜，後來不知怎麼會發了財，改名爲何文亮，在衛輝府置了田產，並且也有了妻子和孩兒，但是我們却彼此不通音信了，六年以前，我答應了一個買賣，是新河縣的胡舉人得了河南武陟縣的知縣，我就派了兩個夥計拿着我的名帖，保護胡舉人夫婦到任上去，不料走在衛輝府，就被何飛龍勾結了山賊，把胡舉人劫住，銀錢行李全沒搶去，只把胡舉人一位二十來歲的夫人搶到山上一座廟裏留下三天才給放了，夥計回來向我報信，我就十分憤恨，親自到了衛輝府找着何飛龍，我本來還跟他講四十年前的交情，只向他嚴詞質問，不料他竟翻臉不認人，十分兇橫，我就與他交起手來，不料就一刀將他殺死！」說到這裏，俞老標頭

覺得很難過，秀蓮姑娘却聽得很入神。俞老太太回想起四十年前，自己跟丈夫住在北京時，見過的那個何飛龍，那時何飛龍年紀不過二十上下，白淨臉，大眼睛，永遠穿着綢緞的衣裳，管自己叫大嫂子，跟丈夫天天在一起，後來他犯了人命案，就一去不知下落，現在想着他也快到六十歲了，却不料已被丈夫在六年以前給殺死了！當下俞老標頭又繼續着說：「我殺死何飛龍以後，他的家裏，因此事與盜案有關，也不敢去告狀，胡舉人因為妻子被辱，也不願聲張，事情就私了啦。這件事除了我的師姪郁天傑和幾個夥計，因為是他們跟着標車，曉得詳情以外，再也沒有人知道，我回到家裏來，心中十分難過，第一是我的標車在外面出了事，就是沒有多少人知道，但我也沒有臉再開這座標店，第二是何飛龍本來是我多年的好友，雖然他後來學壞了，作了那件天地所不容的事，而且與我翻了臉，但我親自動手，把一個五十多歲的老朋友給殺死了，事後想着也未免心中難過。所以我就將標店關了門，並不再走江湖，這事過了五六年也就忘了，不料兩月前，郁天傑來給我拜年，他忽然對我說，現在何飛龍的兩個兒子全都長大了，一個叫鐵塔何三虎，一個叫紫臉鬼何七虎，並有他的女婿金槍張玉瑾，和他女兒魔王何劍娥，在這幾年以內，他們全都學會了一身驚人的武藝，現在想起了報仇，並聽他們曾對人說過，在三個月以內，必要到鉅鹿來殺死我，所以郁天傑走後，我就時刻防備，可是後來沒見仇人找我來，我也就懈怠了，却不料今天因為上墳燒紙，竟遇見這件事！」秀蓮姑娘聽她父親說了與何家結仇的始末，她就安慰她的父親說：「爸爸，今天的事情一過，你也就再用不着憂愁了，他的兒子和女婿，本領也不過如此，今天他叫咱們

打走了，一定就怕了咱們，再也不敢找爸爸搗亂來了。」俞老標頭搖頭說：「咳，你真是小孩子的見解！今天攔住我們車的那四個人，大概就有何飛龍的兩個兒子在內，這幾個人我倒不怕，我所憂慮的就是那個金槍張玉瑾。」秀蓮姑娘在旁忙問道：「張玉瑾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俞老標頭說：「此人我沒見過，不過在前幾年我就聽人說，此人的武藝十分高強，一桿槍沒遇見過對手，現在也就是三十來歲，想不到他娶的是何飛龍的女兒，聽郁天傑說，張玉瑾恨我刺骨，他罵我是沒義氣的人，大概他早晚必來尋我，以替他丈人報仇。」秀蓮姑娘聽完了她父親這話，不住冷笑，芳容上帶着怒色，向他父親說：「爸爸別着急，那張玉瑾若來，叫我敵擋他，別說是一個張玉瑾，就是他們來幾十個人，我也不能叫他們傷了爸爸一根鬍子！俞老標頭聽了女兒這句話，不由倒笑了，本來自己平素不大注意女兒的武藝，以為一個女孩子家，就無論刀法拳術學得怎樣好，也敵不過身高力大的男子漢，可是今天在城外見秀蓮姑娘空手奪刀，力敵四個莽漢，而且還被她砍傷了一個，她那身手的靈敏，刀法的純熟，爭鬥時的勇敢，真是出於自己的意想之外，足見生下女兒也不見得不如男子，如今又聽了女兒這幾句激昂勇敢的話，就不禁心中寬慰了些，點頭說：「好吧，我也不發愁了，反正他們要是打算報仇，我無論躲到那裏去，他們也會追了去的，現在咱們還在這裏住着，每日要小心些，看他們還有什麼手段對付我，假若那個金槍張玉瑾來了，咱們爺兒倆個也許能夠把他打走，秀蓮姑娘見她父親現在的心彷彿寬慰了些，便很高興地同她父親又談了些旁的閒話，這時俞老太太忙着去做晚飯，飯後，地裏鬼崔三就把孫正禮找來了，這孫正禮年有三十餘歲

，高大的身材，膂力驚人，拳脚更是打得好，人送給他一個綽號叫作「五爪鷹」，早先他也是俞老標頭手下的夥計，頗給俞老標頭出過很多的力，俞老標頭也時常指點他的武藝，因此孫正禮總叫俞老標頭爲師父，今天孫正禮正在城裏劉財主家教拳，忽見地裏鬼崔三來找他，說是俞老師父叫他今天去，所以吃過晚飯，五爪鷹孫正禮就跟着崔三來見俞老標頭，因爲今天有那件事情發生，俞老標頭對於自己有仇人的事，也無法再隱瞞，遂就把自己與何飛龍的兒子何三虎何七虎，及金槍張玉瑾結仇的事，說了一遍，然後就說：「我老了，精神力氣都不成了，秀蓮雖然武藝也學得不錯了，但究竟是女孩子，再說她早已許了人家，倘若有什麼舛錯，我也難以見親家之面，所以我把你請來，叫你幫助幫助我。」五爪鷹孫正禮一聽，他就拍了拍胸脯說：「師父別着急，都有我了，攬現在就在劉家教兩個徒弟，教完拳我就沒事了，由今天起我就搬到這裏來住，無論白日或是黑夜，若有什麼不知死活的江湖小輩，到這裏來師父跟姑娘全不要管，我非得打他們一個屁滾尿流不可！」俞老標頭曉得孫正禮不是誇口，近幾年來他的武藝真練得不錯了，當下就點頭說：「好，你跟崔三你們都把鋪蓋搬來，就住在外院吧。」當下孫正禮和崔三就搬來鋪蓋，在俞家外院的兩間西屋裏去住，由此孫正禮每日除了到劉家教一會拳之外，便在俞家住着，他把一口鋼刀擦得雪亮，每夜要到院中和房上巡查三四次，可是一連過了兩三天，並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第二一回

碧玉出小家滿城驚豔
狂徒生奇想深夜偷香

自從俞秀蓮姑娘在城外單身救父，徒手奪刀，力敵四條莽漢之事發生，不到兩天鉅鹿縣就傳說遍了，都很驚訝地互相談着說：「啊呀！原來俞家姑娘的武藝比他爸爸還高強得多呢！」又有平素對於這位絕美人兒抱着滿懷野心的少年們，聽了這事，却不禁大爲懊喪，想着：完了，倘或那位姑娘是個柔和的人兒，倒許還有希望親近親近她，現在她竟是這麼利害，一個人能夠把四個全拿着刀的大漢子打走，這以後誰還敢向他調情呀，要是叫她的手指兒戳一下，那還不得送了命嗎！因此鉅鹿縣的一般人，不但對俞姑娘的秀色還是那樣的驚羨，並且對於俞姑娘的武藝，也懷着戒心，誠恐有時多看他一眼，便招出他一頓毒打來，在那次城外的事情發生的第四天，午飯才過，俞姑娘聽見門外有搖鼓的聲音，便想起應該買幾條絨綫，好把自己那雙綉鞋做起來，於是跑出屋去，開了門，就點手叫道：「貨郎！貨郎！」五十多歲的一個老貨郎背着木箱，提着小鼓轉回來，向他的熟主顧問道：「姑娘，要什麼線」說時把箱子放在門前的石階上，秀蓮姑娘在門檻裏，手探出門外，就挑揀各色的絨線，這時忽聽有人叫道：「姑娘！」秀蓮姑娘抬頭一看，原來是一個三十來歲的少年，是淡黃臉重眉毛，右臉上有一顆很顯眼的紅痣，穿着青洋縐褂襖，一雙青緞靴子，向秀蓮姑娘深深地作了一揖，帶笑問道：「請問姑娘俞老叔在家裏嗎？」秀蓮姑娘看見這人彷彿有點眼熟，可是想不起這人在那裏見過，她立刻臉上泛起來紅霞，回身向門裏叫道：「崔三哥，崔三哥，外面有人找！」

她却跟這少年答話，連正眼也不看，挑選了幾條紅綠的絨線，把制錢扔下，就跑進裏院去了，這時地裏鬼崔三由屋裏出來，到門前一見這個少年，便問道：「你找誰？」那少年一面用眼看着秀蓮姑娘跑進裏院時那倩麗的背影，一面向崔三拱手說：「我是找俞老叔，請你進去給言語一聲！」崔三看着這個人的來頭就有些不正，便揚目問道：「你到姓氏什麼呀？我給你進去言語，我也得先知道你是幹什麼的呀！」那少年又向崔三拱手，說：「姓梁，就住在西邊泰德和，俞老叔見過我。」崔三還沒進去給他傳達，俞老標頭已然手提着一口鋼刀走出來了，那少年趕緊深深打躬，叫了聲俞老叔！」俞老標頭看了半天，才認出來，這人原是那天下在城外，持劍勸住雙方停止爭鬥的那個少年，當下俞老標頭向那人陪笑，連忙把他讓到外院西屋裏，這時孫正禮也在屋裏，俞老標頭就給引見說，這是我的徒弟孫正禮，大爺你貴姓？」那人一面向孫正禮拱手，一面向老標頭答道：「小姪名叫梁文錦，東邊泰德和糧店，就是我家開的。」俞老標頭說：「哦，原來是梁東家，一向少拜望，那天在城外，虧得你從中解勸，要不然我們就許鬧出人命來！」說時把手中的刀立在牆根下，又叫崔三給梁文錦倒茶，當下梁文錦就說：「小姪家住在南宮縣，在這裏有買賣，所以常到這裏來玩，前天是到城外訪友回來正遇見老叔與那幾個人交戰，姑娘也在旁幫助，我在旁邊看了會，見老叔和姑娘全都刀法熟練，小姪心中十分欽佩，但又想老叔若是殺傷了他們，也難免要打官司，因此才從中解勸，本來昨天我就想來看老叔，但因爲有點旁的事，沒得工夫，今天特來拜見老叔，並問老叔和姑娘那天從城外回來可好？俞老標頭說：「多謝關心，我俞雄遠離開江湖已快十

年了輕易不願和人惹氣，那天的事，實在是突如其來，我至今還不明白，那幾個人爲什麼要害我，想是我早先曾不經意把人得罪過，如今他們才找我來作對。」梁文錦說：「老叔是江湖間名的英雄，早先你老人家在各地行仗仗義，自然難免結下仇人，現在他們見老叔年高了，就打算來欺負老叔，可是不料老叔雖然年邁，但英勇不減當年，而且姑娘的武藝也是那麼高強，他們現在既知道了，大概以後也就不敢再來找尋老叔。」俞老標頭搖頭說：「那也不一定！」梁文錦說：「不要緊，小姪也頗會些武藝，以後再有人來找尋老叔，就請老叔派人給我送個信，不，我也可以每天來看一看，無論他們來多少人，不用老叔動手，就由我和那位妹妹，我們兩人也能把匪人打走！」老標頭聽這姓梁的少年說話有些不知自量，便不愛答理他了，只是點頭，旁邊五爪鷹孫正禮却見這少年有點可恨，想要把他趕出去，這時那梁文錦站起身來，要請俞老標頭帶他到裏院去拜見嫡母，老標頭見他這樣，越發從心裏不耐煩，便慢答道：「她是有病的人，不願意見人，恕我不往裏讓你了。」梁文錦也看出老標頭是不高興的樣子，更見那個孫正禮瞪着兩隻大眼請望着自己，彷彿很生氣的樣子，便不敢在此久留，忙起身告辭，老標頭送他出了屋門，那梁文錦還往二門裏望了望，就出門去了，孫正禮追將出去，握着拳頭罵了聲：「什麼東西！」梁文錦却連頭也不回，就往巷口外走去了，這裏孫正禮關上門，回到屋裏，向俞老標頭說：「師父就應該不理這個人，我看他來到這裏是沒懷着好心！」俞老標頭擺手說：「算了，不用提了，我知道這個人，他是秦德和糧店的少東家，他們是有名的南宮梁百萬家，他家少爺們都會幾手武藝，向來不務正業，現在他來，我也明白，是